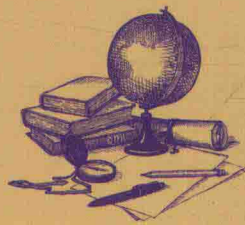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丛书
总主编 何成刚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

世界现代史

主 编 李 杰

副主编 张振鸿 李志先



復旦大學出版社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丛书

总主编 何成刚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

世界现代史

主 编 李 杰

副主编 张振鸿 李志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世界现代史/李杰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8(2018. 12 重印)

ISBN 978-7-309-13725-5

I. ①历... II. ①李... III. ①世界史课-教学研究-高中 IV. ①G63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7720 号

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世界现代史

李 杰 主编

责任编辑/朱建宝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25 字数 478 千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725-5/G·1853

定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是“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丛书”中的一册。“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丛书”是高中历史教师准确把握《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并进行基于历史课标的教学的专业发展丛书。

本丛书根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的单元学习主题，从“学术引领”“教学设计”“教学资源”三个角度，借助学术界的权威研究成果，为高中历史教师开展基于历史课标的史料教学，提供高质量的、系统整体的资源支持；引导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认识到，史学阅读是历史教学的起点，史学阅读的广度与深度，决定历史教师史学素养的发展程度，决定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质量，切实推动形成重视史学阅读的教师专业发展理念。

本丛书也可供初中历史教师阅读，为初中历史教学提供参考。

总序

毫不夸张地说,当下的中学历史教学,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可谓层出不穷,颇有些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呈现出了多元丰富的特点。通过阅读《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学期刊上发表的各种文章,我们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无疑反映了历史教育发展进步的一面,值得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在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看来,听起来虽然很好,但如何在实践中与具体教学内容实现有机融合,确实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这也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十多年来,历史课堂难以发生本质变化或者说变化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显著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与教学实践不能实现有机融合,固然与一些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高高在上、不接地气”有关,更多的恐怕还在于广大中学历史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处于一个浅层水平,没有体现出一定的专业性,由此导致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与“教学实践”形成“两层皮”现象。

可见,要推动历史教学改革取得质的飞跃,不能没有“主义”(即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的引领,但是,仅靠“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在教学中遇到的一个个具体的教学内容,绝无可能完全相同,有的看似相近甚至相同,其实千差万别。这就要求我们对每一个具体的教学内容,必须达到深度把握、准确理解的程度。如何做到?实践证明,除了史学阅读,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无疑是当下历史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种“主义”。与“三维目标”相比,“历史核心素养”的提出,更加明确要求我们必须在准确把握历史学科本质、历史学科思想、历史学科方法和深度理解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教学。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当我们站在课堂上,自然会有充足的教学底气和勇气。试想,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如果自身对“历史核心素养”中强调的“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缺乏准确把握的话,如果对教学内容一知半解的话,那么,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肯定容易流于形式。

可见,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关键在于提高历史教师对历史核心素养的理解水平,关键在于促进历史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深度把握,这恰恰就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存在的最突

出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学历史教师其实并不缺“主义”的引领,最缺的恰恰就是与《历史课程标准》对教学基本要求相一致的高质量的史学成果与史料资源。

为此,我们围绕教育部颁布修订后的《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单元学习主题内容,组织北京市、安徽省、江苏省、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四川省等地的历史教学专家、优秀教研员、优秀教师,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进行了一年多的广泛而又有深度的阅读。在阅读中,注重核心阅读、群文阅读、比较阅读,以确保阅读的专业性和综合性,保证阅读的品质。在此基础上,一是精选史学研究成果,引导历史教师比较全面地了解史学研究成果,促进历史教师在史学阅读中提高对历史核心素养的理解水平,在史学阅读中提高自身的史学素养,引导历史教师从多个方面深度把握历史教学内容;二是搜集整理有价值的教学资源,特别是史料资源,旨在为中学历史教师提供日常备课可用的素材,让广大历史教师一看就明白,拿来就会用,从根本上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实际问题;三是围绕历史核心教学内容,以《历史课程标准》强调的“史料研习”理念为指导,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教学设计的探索,强调将历史学科本质、历史学科思想、历史学科方法融入历史教学之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可以说,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团队多年来一贯坚持的根本理念。

总而言之,我们从事本项研究,一方面在于从阅读权威史学成果、合理运用史学资源入手,为中学历史教师深入理解《历史课程标准》,开展基于《历史课程标准》的史料教学,扎扎实实地将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落实在每一节历史课中,提供实实在在的、高质量的、系统整体的资源支持。另一方面,旨在倡导重视史学阅读的教师专业发展理念,引导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认识到,史学阅读是历史教学的起点,史学阅读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决定历史教师史学素养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学生历史学习的视野和质量。

或许这样的教学研究并不十分地“高大上”,但对于促进历史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历史教学质量,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接地气的“基础工程”。虽然繁重且浩大,但我们觉得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我们坚信,这样的教学研究,有利于在根本上推动“主义”从“浮在空中”顺利“落地”,推动“实践”从“形式”走向“卓越”。

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我们心怀美好愿望、秉持专业态度、发扬协作精神、遵循学术规范、克服种种困难,编写了这套丛书,希望为中学历史教学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更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何成刚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目 录

第一单元 帝国时代的战争与革命	1
学术引领	1
教学设计	35
设计一：一颗子弹引发了世界大战？——透视 20 世纪初欧洲大国的 非理性外交	35
设计二：一战华工——一群不该被遗忘的中国人	40
教学资源	45
第二单元 现代化转型期的震荡	49
学术引领	49
教学设计	73
设计一：世界市场中的“世界大战”	73
设计二：金本位制的崩溃	75
教学资源	79
第三单元 现代化转型期的探索	84
学术引领	84
教学设计	97
设计一：从“小政府”到“大政府”——罗斯福新政中美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97
设计二：斯大林模式的来龙去脉	101
教学资源	105
第四单元 冷战及世界格局的新变化	111
学术引领	111
教学设计	129

设计一：给和平一个机会——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大国恐惧与理性	129
设计二：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柏林墙的故事	132
教学资源	137
第五单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整	141
学术引领	141
教学设计	157
设计一：从 1945 年英国首相竞选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走向	157
设计二：从“欧洲病人”到“第三条道路”	160
教学资源	163
第六单元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改革	169
学术引领	169
教学设计	189
设计一：赫鲁晓夫时代的玉米运动	189
设计二：从扭曲的价格看斯大林模式的衰亡	193
教学资源	197
第七单元 第三世界的现代抉择与崛起	203
学术引领	203
教学设计	221
设计一：让世界多一种选择——“不结盟”由思想到实践	221
设计二：新世纪中国给世界的礼物——中国方案与担当	225
教学资源	230
第八单元 第三次科技革命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	236
学术引领	236
教学设计	254
设计一：叩问宇宙——人类太空探索的是与非	254
设计二：改变世界的一封信——原子弹诞生的前后	258
教学资源	262
第九单元 当代世界的发展特点和主要趋势	268
学术引领	268

教学设计	288
设计一：全球化中的另一个世界：“反全球化运动”	288
设计二：多元文化中的中国儒家文化担当	293
教学资源	296
第十单元 人类社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302
学术引领	302
教学设计	318
设计一：众治能成？——从 G20 峰会看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	318
设计二：环球同此凉热——人类如何应对气候危机？	321
教学资源	325
后记	331

第一单元

帝国时代的战争与革命

学术引领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 爆发原因

1. 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90年,第27卷,第325—326页)一书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他在1921年为该书撰写的“德文版和法文版序言”中指出,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列宁指出,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他在该书前几章说明了铁路是怎样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铁路网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表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2. 英国、德国之间矛盾的激化

列宁在1908年10月的著作《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列宁全集》(第2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90年,第17卷,第189页)一书中就预测了英、德矛盾激化将不可避免导致世界战争,他在文中指出,英国和德国的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愈来愈激烈,英国原来的领先地位和在世界市场上独霸一切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德国已经成为一个发展特别快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工业品愈来愈多地销往国外。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无怪乎两国的资本家都认为英德两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两国的军

阉则干脆希望战争爆发。英国的沙文主义者想破坏危险的竞争者的力量,趁德国的海军实力还比英国弱得多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德国以粗暴的威廉二世为首的容克和将军们迫不及待地想同英国打仗,希望能利用一下陆军的优势,幻想用军事胜利的喧嚣声来掩盖德国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3. 近代以来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历史惯性

美国学者帕尔默在《现代世界史》(何兆武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567—568页)一书中提出了“大战不可避免”的问题让读者思考。他们指出,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重大的政治问题一向都是依靠武力加以解决的。德意志帝国是在以武力建立的新的国际结构中唯一最强大和最显赫的国家,但所有欧洲国家都得出了结论: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对它们的民族生存是不可或缺的。欧洲国家在和平时期从来没有像20世纪初期那样保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如今,在全体青年人中实行一年、二年甚至三年的义务兵役制已经习以为常。每个人都认识到,战争总有一天会到来。在1914年以前的那几年里,战争迟早要爆发的想法,可能使得一些国家里的某些政治家更决心去发动战争。不管怎样,民众对未来战争的预期,连同大规模的常备军,促成了这场1914年爆发的横跨欧洲的大战。

4. 各国为争夺资源以满足国家发展需要

美国学者约翰·R·麦克尼尔等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一书中指出,争夺资源以满足国家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是导致世界战争的主要原因。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微不足道:奥匈帝国的皇储在萨拉热窝被暗杀,而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德意志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德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在1871—1914年间远远超过法国或英国,德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也大大超出其周边各国。这一态势就使得历史上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的英法两国,大约在1900年以后走到一起,而相互敌对的各个联盟体系很快便形成了,欧洲的主要强国皆被囊括在内。同时,德国人担心拥有丰富资源的俄国人不久就会像他们取代英国人一样取代他们。每一个国家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人们对战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视而不见,故而敢于迎接战争。

黄韞宏在《列宁对帝国主义战争动机的分析及其现实意义》(载《前沿》,2010年第18期)一文中指出,在世界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后起的帝国主义为了占有更多的殖民地资源,必然发动战争争夺世界殖民地,而老牌帝国主义为了维护霸权,必然利用战争掠夺竞争国。

5. 工业化、社会心理、民族主义运动交织发展

马勇在《一战如何改变中国》(载《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一文中指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过去是根据列宁的说法,把它看作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最近有人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跟瓜分殖民地有关,也跟后起的强国对先前强国的挑战有关。总体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工业化的进步,二是近代民族主义的觉醒。从17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各国的技术进步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有了飞机、坦克及其他毁灭性武器。科学技术落后时,人们还容易相安无事,而一旦拥有各种毁灭性武器,就很容易擦枪走火。另外,欧洲在走出中世纪后,面临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被刺杀,其实这里面故事非常多。这对夫妻到萨拉热窝去,塞尔维亚的民族激进分子就认为他们是来挑衅的,

但他们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刺杀事件发生后,几个帝国间的矛盾也都引发出来了,形势恶化得非常快。

张盛发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若干思考——写在一战爆发 100 周年之际》(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 年第 1 期)一文中指出,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并没有什么疑义,但是,并非只是帝国主义矛盾和争夺才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除了经济、政治和外交因素外,当时的社会战争心理和战争情绪对战争的爆发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参战各国普遍存在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远远超出了人们以前所了解和想象的程度。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与其说是战前各国政府宣传煽动的结果,不如说是几个世纪以来以民族优越性和自豪感为特征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它不仅使参战各国的民众把战争看作保持民族生存和发展、提高民族威望和展现民族优越性的较量,更使政府动员令畅通无阻,同时也使反战运动归于沉寂。在持续的军备竞赛中,有关战争是一种解脱并且愈早愈好的情绪和观念更为炽烈和强化。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在 1912 年所指出的:“在过去两年里我们多少次地听到人们说,‘战争要比这种永久的等待好!’在怀有这种愿望的时候,不存在悲伤,而是一种私底下的期望。”欧洲大陆对战争的坦然接受甚至喝彩似的欢迎,其主要原因是:第一,长期片面的民族优越性宣扬和爱国主义教育。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教育儿童们要以他们的历史传统为荣,要尊重被认为是独特的国家美德。这种民族显耀和民族独尊的教育极易导致偏激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信念,并使青年人不是畏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向往战争。第二,自然界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达尔文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错误理解和应用。第三,欧洲以往的局部和短暂的战争成为人们想象未来战争的范例,从而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

余伟民在《反法西斯联盟与人类整体利益——再论二战教训的当代意义》(载《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4 期)一文中指出,就战争起源而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人类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激化的“现代性”矛盾所致。源自西欧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表现为两股并行的历史潮流:一是资本逻辑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运动(通过世界市场、跨国资本和世界体系的发展);二是民族国家逻辑推动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通过内在的主权国家建设和外在的国际体系建构)。两种历史运动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合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世界体系”与作为政治结构的“国际体系”的矛盾与张力。以大国争霸为特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即表达了这种结构性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主要参战国都基于扩大帝国权力以支配世界体系而展开争夺,两大集团的结盟都是狭隘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和霸权利益的追逐,双方都追求基于民族主义的扩张目标。

6. 科技进步推动现代战争的升级

美国学者房龙在《人类的故事》(沈性仁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年,第 334—335 页)一书中指出,之所以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错误,是因为我们的科学家只知创造一个钢铁、化学、电气的新世界,而忘记人类的思想比故事里所说的龟子走路还要慢,比著名的懒虫还要懒。房龙以自己犀利的历史之眼,洞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科技进步、生产发达之间存在着绝对的联系,战争的需要催生了新科技发明,而科技进步超前于人的思想进步,无所顾忌地运用于战场,推动现代战争的升级。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

1. 一场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新版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7页）一文中指出，1914—1918年的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而进行的战争。

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喻春兰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28页）一书中提出，如果不将20世纪的暴力放在帝国范围内来看的话，那是相当令人费解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1900年后出现的主宰这个世界的多民族大帝国衰退而崩溃的结果。在世界战争中，那些参战国的共同特点，几乎都毫无例外的是：它们要么是帝国，要么试图成为帝国。此外，细细追究起来，这个时期自称国家或者联邦的许多大型政体，实际上早已是帝国了。帝国问题之所以重要，第一，这些经济体的巨大规模才能使战争有打起来的可能。毕竟在大多数民族国家人口中，能够参军的男性人数是有限的。第二，帝国之间的节点——边远地区和它们之间的缓冲地带，或者是它们争夺控制权的战略要地，发生的暴力战争一般都会比帝国中心地带多。如波罗的海、巴尔干和黑海之间重要的三角地带是一个冲突地区。第三，由于帝国往往与经济秩序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国际商业一体化的盛衰与它们地位的升降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困难和经济机会都可能决定帝国扩张的时间和方向，决定一个帝国的生存期，也决定后殖民地发展的性质。

齐世荣在《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页）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侵略行为进行了批判，并将其作为依据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大战爆发后，交战各国的政府及拥护战争的政党纷纷发表声明，鼓吹本国所进行的战争是“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而谴责敌方战争的“侵略”性质。而战争的真正性质，对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第一，德国的目的是实现世界霸权，企图建立一个从北海、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从柏林到巴格达的“大德意志帝国”，这个大帝国的核心部分是一个“中欧帝国”，即把德国的国土在西部扩展到比利时和法国的部分领土，在东部扩展到波兰全境。德国还要摧垮英国的海上垄断权，夺取英、法的殖民地。第二，奥匈帝国的目的是奴役巴尔干，使塞尔维亚沦为附属国，巩固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摇摇欲坠的帝国。第三，英国的目的是保住世界霸主的地位，打败最大的竞争对手德国，瓜分德国的殖民地和德国舰队，并在近东肢解奥斯曼帝国，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第四，法国的目的是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进而夺取德国的萨尔区，用德国的煤补充洛林的铁，总之要打垮德国，树立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第五，俄国的目的是摧毁德、奥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势力，确立自己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大斯拉夫帝国”。第六，日本的参战，是为了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和攫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进一步侵略中国。第七，意大利则要瓜分北非沿岸的突尼斯、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占领的里雅斯特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区，在地中海建立霸权。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定，它们充分证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侵略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

2. 一场全球范围的战争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下册)》(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49 页)一书中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原为欧洲问题引发的一场欧洲局部战争,但是 1917 年发生的事情改变了这一现状。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这两个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从最初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战争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美国参战和俄国革命使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立即具有了世界性影响。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列宁的革命口号就其影响而言,是普遍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它们与欧洲局部问题大不相同。因此可以说,正是在 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阶段转变到全球阶段。

李巨廉在《血碑:震撼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 年,第 19—20 页)一书中指出,迄今以来的人类“文明”史,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战争。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参战的军队和卷入战争的人数越来越多,破坏性越来越烈,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广和越来越深,但只是到了 20 世纪才出现世界大战。什么是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并不单纯地以战争的规模、范围和卷入国家的多少为标准,过去历史上的有些战争,其规模和范围也很大,卷入的国家也很多。例如,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就遍及欧洲、地中海和北非,就战争规模、范围和卷入国家的众多来说,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小,但不能称为世界大战。只有那种产生于世界经济政治整体性发展,涉及世界全局、解决世界性的矛盾、牵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战争,才称为世界大战,而这些都只有到 20 世纪才具备。当然,一场战争,也只有打到一定的规模和范围,把当时国际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都卷了进去,才成为世界大战。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1. 动摇了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下册)》(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43 页)一书中指出,1914 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标志着曾在 19 世纪十分完全、十分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欧洲的结束。到大战结束时,欧洲的控制力已明显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战。

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喻春兰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32 页)一书中,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从战争小说到人口数据,再到他常年关注的债权市场,得出了一个结论:世界战争是西方的自杀。他指出,1900 年的确是西方在统治世界。只有当 1900 年西方统治的范围得到确认时,20 世纪真实的叙事弧才显示其本来面目,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西方的胜利”,而是欧洲帝国的危机,最终的结果是亚洲国家的必然复兴和西方的必然衰落。从日本开始,亚洲社会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在欧洲统治下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有了这样的缩小,西方的相对衰落就变得势不可挡了。这是世界的重新定向,它纠正了东西方之间在 1500 年之后失去的长达 4 个世纪的平衡。

徐蓝在《20 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一种宏观的论述》(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3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直接后果,恰恰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实际结束了欧洲的全球霸权时代,并预示了未来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从根本上损害了欧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前景,并导致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像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工场和世界的银行家,这两方面的领导权都在向大西洋彼岸转移,欧洲对世界经济控制能力不断减弱。与欧洲的逐渐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与苏联的不断崛起:美国的崛起是在欧洲衰落的背景中出现的,而苏联则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最严重的危机时诞生的。徐蓝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胜国构建的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第一个涵盖全球主要大国的多极体系。它呈现的是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和以美国、日本、苏联等国际行为体为代表的多极结构之间的博弈,并留有欧洲大国均势的痕迹。

2. 促使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张盛发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若干思考——写在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造成了经济、政治等方面和人们心理的大动荡。在这种剧烈动荡的时期,人类社会处于十字路口,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和趋势同时存在。面对矛盾和危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党,都在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法和途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选择了通过暴力革命改造社会的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把战争定义为“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要把战争转变为革命和内战,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以及随后在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以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实践。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就此被打破,除了资本主义以外,人类又有了另一种与之完全相反和对立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社会主义。不得不说,这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20世纪最重要的影响。

徐蓝在《100年后重读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启示》(载《红旗文稿》,2016年第13期)一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为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成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19世纪的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现实,将曾经是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沙皇俄国变成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走上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开辟了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纪元,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3. 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和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1) 帝国主义在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带来中国政治变动

陈国清在《简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若干影响》(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侵华格局的变动,表明以往他们依靠的纵横捭阖和秘密协定所保持的侵华均势已被打破,日本已成为亚洲唯一强大的本土力量,可以不受或少受牵制地放手侵华。由于帝国主义在华力量和侵华政策的变化,中国的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复辟丑剧不断上演。1915年底和1917

年夏,袁世凯、张勋先后上演了两幕复辟帝制的丑剧。第二,北洋集团公开分化改组。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的矛盾逐渐公开化、白热化,最后裂变为直、皖、奉三系,他们初始是明争暗斗,后来则是兵戎相见。第三,皖系军阀气势夺人,“武力统一”甚嚣尘上。1916年以后,段祺瑞总政,“一手遮天,目无余子”,一意孤行地诉求武力统一中国于皖系军阀。第四,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屡起屡扑,陷入绝境。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在大战期间奉行的分裂剥削中国的政策,不仅使中国政治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而且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国政治混乱和黑暗到极点,战争连年不断。在大战期间和其后的几年里,爆发的大小战争数以百计,那时的中国几乎每天都有战争。

(2) 促进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孙长斌在《一战时期中国经济变化与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载《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中国产生了民主革命所必需的现代经济,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了众多对中国社会革命起到关键作用的新因素。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代表新生产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壮大,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塑造了阶级主体。他们在对封建政治、殖民压迫的抗争中,在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期待中,实现了主体意识的觉醒,阶级行动体现出自为性。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中国现代生产和商品市场的迅速扩大,建立在现代经济基础上的现代生产关系和现代意识影响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市民在内的所有人群;中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不再是资产阶级独立的运动,而是演变成为工人、农民、市民多阶层参加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为取向的共同政治运动。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现代经济因素的增长,催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迅速扩大和集中。中国无产阶级在现代生产和现代商品的影响下,阶级意识也迅速觉醒,阶级力量开始展现。中国无产阶级接触马克思主义后,阶级主体意识发生质的飞跃,承担了参与、领导资产阶级完成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在无产阶级先进阶级属性的驱使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仅仅满足于协助资产阶级的使命,而是勇敢地担负了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3) 促进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变

侯中军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一战外交研究》(载《兰州学刊》,2015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中国的参战,改变了消极的中立政策,虽然这一决定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但这一抉择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

侯中军进一步指出,就国际背景而言,列强越来越注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这一变化,为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主外交的出现提供了比过去略为宽松的外部条件。就中国国内而言,出现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民国建立后,政治多元化,言路大开,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向社会充分展现自己的主张。民族主义在中国各个阶层得以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能对决策施加影响的“社会舆论”。普通民众涌进了外交这一过去似乎很神秘的为少数高官所垄断的领域,形成了声势前所未有的“国民外交”。二是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职业外交官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具有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知识,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和民主意识,勇于并善于与西方列强打交道。

孟虹在《一战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影响》(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理念和策略,促使了鸦片战争后一直处于落后挨打且被西方列强占领包围的中国在外交上的觉醒。在长达四年的大战期间,中国与德国的关系随着战争的延续,逐渐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保持中立到后期的断交甚至宣战,其中在处理欧战初期出现的“青岛问题”和战争后期的“阿托斯事件”方面,北洋政府的态度截然不同,反映了随着欧战的延续,伴随1917年后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阵营冲突的进一步激化,以及随着美国为首的原中立国加入对德宣战的行列,造成原有均势的打破,中国对德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策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原来单一的“防御性外交”转向多元化的“结盟外交”,从原来的屈辱妥协维和的“均势外交”,转向捍卫主权与尊严的“民族主义外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民众参与政治热情的逐渐提升,各政治派别博弈的日趋尖锐,随着移居海外华人和留学异域学子的日渐增多,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内政日益紧密相联,倾听民意,保护海外华人生命和利益的意识开始提高,“民意外交”和“侨务外交”成为政府权衡对外政策不得不兼顾的两大因素。

(4) 促进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陈国清在《简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若干影响》(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的逐步扩大,特别是巴黎和会事实的教训,人们已经看到了从前追求的新文化并不是救中国的思想武器。《新青年》及其他宣传新文化的刊物,不再像以前那样热烈鼓吹“法兰西文明”,新文化运动较前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第一,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醒悟到,“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第二,由轻视群众变为尊重群众。五四运动前,大多数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把人民看作无知、落后的一群,并且自居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先知先觉者”。在五四运动中,这种轻视群众的思想则有很大的改变。第三,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内容。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以后认识上的这些变化,应该说既有十月革命影响的作用,也有帝国主义从反面教育的作用,帝国主义的反面教育主要表现在巴黎和会这一严酷事实的教训。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1.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和性质

(1)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

齐世荣等在《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9、87页)一书中对凡尔赛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出,《凡尔赛条约》和随后签订的各项条约,构成了凡尔赛体系。它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经过近5年的时间,终于在欧洲、近东和非洲建立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它内部包含的各种矛盾,必将使该体系的崩溃不可避免。首先,由于构成这一体系的几个主要条约对战败国极为苛刻,其掠夺性骇人听闻,因此,必然导致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矛盾的加剧。其次,尽管战胜国一再标榜以民族自决原则处理领土问题,但实际上主要是根据掠夺战败国和它们自己的需要来实行这一原则